殺狗四篇之一：

習俗篇

嵇童

在遠古的中國，殺狗是準備肴宴時常見的程序。

在戰國秦漢的中國，「屠狗」是專門的行業，荊軻的好友高漸離、漢高祖劉邦手下的猛將樊噲都曾以此為業。

在六朝隋唐的中國，佛教徒說：殺狗的人會下地獄，巫覡術士說：不殺狗祭神，無以免除災禍。

在宋代的中國，徽宗生肖屬狗，以皇帝之令，禁止天下屠狗。

在清代的台灣，儒生殺犬，以狗頭祭魁星。

在1950年代的台灣「北勢八社」，泰雅族人認為「殺狗」是僅次於殺人的行為，除非為了祭祀，絕不傷害狗類。

在現代的歐美及他們的「保護動物」觀念洗禮的社會，殺狗是殘酷、罪惡的行為。

殺狗不殺狗，其實決定於信仰與習俗，無所謂是非對錯。

殺狗四篇之二：

祭祀篇

嵇童

已故的人類學家凌純聲先生曾指出：「殺狗」是太平洋文化區的重要文化特質之一。然則，殺狗絕少是為了宣洩暴力，而是為了宗教上的需要。

中國古代的殷人相信殺狗祭神可以止息風雨之災、可以攘卻疾疫、可以辟除禍害。殷代的宮室和墓葬建築的基址下層，狗是有必要的「犧牲」。

周人也有犬祭的之俗，並設有專人豢養祭祀用的「犬牲」，舉凡祭祖、祭社稷、山川、四方百物等，都有專設的宮吏負責獻祭。

秦漢時人也殺狗以攘除各種災禍，後漢時期甚至用以「祭孔」。

六朝、隋唐時期，佛教不斷以報應故事威嚇「屠狗」之人，道教對於犬祭的習俗也頗有指責，但俗信仍認為：祭土地公必須用白狗，更有人以蒼狗和黃狗於春秋二季祭女神。

其後，宋人仍有殺狗以求雨之俗，遼人有八月屠白犬、埋狗頭的「國俗」，女真人則用白犬祭天以禳病。

明清之時，術數之士仍堅信狗能辟除一切邪魅妖術，因此，殺狗在許多法術、儀式中乃成必要之舉。而清代之時，台灣的儒生更長於七夕、中秋、重陽三節殺犬，以狗頭祭魁星。

至於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，有「犬祭」之風俗者更不勝枚舉。而中國以外的環太平洋地區，包括東北亞（如日本和通古斯人）、東南亞（如越南、泰北、婆羅洲、爪哇、呂宋島）、北美印地安人、南美馬雅人，以及太平洋群島，據諸多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，更是屢見犬祭之事例。凌純聲先生以此推斷古代中國的濱海地區以及台灣都屬於所謂「太平洋文化區」的一份子。這個說法雖只是一種大膽的「推測」和「假說」，但能藉「殺狗」此等小事而綜覽整個太平洋地區的文化特質，其識見和才氣實值得敬佩時。時值狗年，僅藉此「殺狗」一文以祭凌先生英靈。

殺狗四篇之三：

食用篇

嵇童

現代的愛犬人士和養狗協會往往將狗依其功能分為：工作犬、牧犬、獵犬、賽犬、玩賞犬這幾大類。其實，若參照中國傳統，則「食用犬」應佔一席之地。

中國人吃狗肉的習俗由來已久。例如，古人便將狗粗分為三類，一為守禦門戶的「守犬」（又叫「吠犬」）；二為協助狩獵的「田犬」；三則為專供食用（含藥用）的「食犬」。而在周人的食譜中，狗肉（羹）已是重要的項目之一了。秦漢之時，以「屠狗」、賣狗為業的人更是大有人在，而典籍中更有指導一般人民烹炙、食用狗肉的篇章。宋徽宗時雖曾下令禁止屠狗，但是，吃狗肉在中國（以及在台灣）一直不曾是普遍的禁忌。

狗的藥用價值更是廣為中國傳統醫家所肯定。舉凡狗的肉、血、乳汁、腦、涎、心、腎、肝、膽、陰莖、陰卵、皮、毛、齒、骨，甚至狗屎，都各有其妙用。即使是癩皮狗腹中的結石也被視為「狗

寶」，用以治療噎食以及癰疽瘡瘍。《肉蒲團》中未央生的人造陰莖更是取材魚一隻牡狗，此雖小說家所言，卻也足以說明狗的「萬用」效能。

介紹這樣的傳統，目的在於提醒自命為動物「保護者」的人士，不要輕易譴責殺狗人士為「殘忍」，狗和豬羊是平等的。

殺狗四篇之四：

妖異篇

嵇童

假如狗會說話，牠們一定會和孫越一樣，溫馨而感性地說道：「我是你們的老朋友。」此話真實不虛，因為早從數十萬年前起，狗便已和人類長相左右了。雖然如此，人有時候還是要殺狗。就像有些熟悉而「忠誠」的朋友也會突然變的陌生而敵對一樣，「走狗」有時候也會反咬主人一口，家狗也會變成妖怪，當此之時，除了打殺一途，似乎別無選擇。

古書所記載的「狗妖」包括：狗生角、狗與豬交（配）、狗能人言、連體狗、公狗生子、狗人立（像人一樣站立）、狗不叫、狗作雞鳴等。其中最令人頭痛的則是能化作人形的狗妖或狗精。

這種狗妖怪通常是公狗。在中國筆記小說中的，牠們往往化身男子，姦淫獨守空閨的待嫁女郎、怨婦、或寡婦，最後則被該女子的家人或丈夫發覺，並被亂棒打殺而死，女子則會「羞愧而死」或「大恥病死」。有些狗則更大膽，連化為人形都不必，就逕與女人

交媾。例如南朝宋明帝時，就有一隻狗「與女人交，三日不分離」。而宋文帝時，有一名婢女則和一隻狗「通好，如夫妻彌年」（見《宋書 五行志》）。唐代醫生杜修己家中的白狗更厲害，不僅姦淫了杜修己的妻子，還帶她私奔，並且使她生下一名「形貌如人，而遍身有白毛」的男孩。這種狗，不被中國傳統社會的男人殺死才怪。

總之，為了防止「人狗通姦」或繁衍出「半人半狗」的雜種，有時候，中國人只好殺狗。